

台湾报告文学选

张德明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台湾 报告文学选

张德明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1146298

中国·长沙

1146298

台湾报告文学选

张德明编

责任编辑：颜家父 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52,000 印数：1—20,400

ISBN7—5404—0226—1

I·170

定价：2.35元

810

目 录

序	张德明	1
卖血人	陈铭礞	8
鹰架上的夕阳	陈铭礞	33
最后一把番刀	陈铭礞	50
黑色的部落	古蒙仁	94
鸡鸣早看天	古蒙仁	133
矿工泪	薛不全	140
新灯旧灯	张晓风	167
看星星	范 情	186
捕虫者	孔 康	195
裸得象一座神	黄沁珠	210
让我唱首沉默的歌	朱恩伶	229
红粉心曲听轻弹	詹季洋	240
大地受伤	徐仁修	271
手扶铁窗向外望	阿 图	280
我是中国人	赵淑敏	342
中国作家在美国	林海音	348

序

张德明

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实现这个大业，我们需要相互了解。文学，是联系人类心灵的纽带，是瞭望社会生活的窗口。近年来，大陆上出版了不少台湾的小说、散文、诗歌集，对我们了解台湾人民的生活起了不少作用。而今天，我们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台湾报告文学集。

在这里，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台湾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的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报告文学热”（台湾把“报告文学”称为“报导文学”）。一九七五年，《中国时报》率先倡导报告文学，在《人间》副刊上大量推出这类作品。该刊主编高信疆认为，报告文学“能够产生很强的认同意识，唤起整个社会、国家的同胞爱、民族情”，“也是一种迈向民主社会的文学实践”。《中国时报》从一九七八年起连续举办了几届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评奖活动。在推动报告文学方面，《台湾时报》也十分积极，该报副刊以“爱与文学”为主题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报告文

学作品，他们还开辟了题为《飞扬的一代》的专栏，发表人物报告文学，先后报导了一些著名的电视工作者、新闻记者、民歌手、电影演员、作家、艺术家等。其他，象《台湾新闻报》、《联合报》、《民生报》、《民族晚报》、《台湾日报》副刊等，也都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仅仅四、五年时间，由于报纸的大力提倡，报告文学的创作已在文坛内外蔚然成风。

除了报纸之外，台湾的许多杂志也为推动报告文学不遗余力，例如《大同半月刊》，以报告文学做为该刊积极参与文化工作的具体作法之一，主编吴荣斌认为：“关怀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科技等课题，是主要的范畴，这类主题与国家的和谐、进步有很大关系，也与最大多数的国民生活素质的提升有关，因而希望透过报导文学的探讨，协助国民、社会与国家的建设，趋向更进步、更实际”。以探讨社会问题、关切大众为宗旨的《综合月刊》，“以报导文学为推动关怀社会的主力”。《皇冠》杂志还配以心岱、马以工、桂文亚三位女作家为自己杂志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健将。而其他如《台湾妇女》、《户外生活》、《时报周刊》等杂志，也各自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与此同时，台湾的出版界出版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集，比较有影响的有：陈铭礪的《卖血人》、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失去的水平线》、赵滋蕃的《十大建设速写》，以及反映泰国边境难民营中华侨生活的侯德健的《落难的龙的传人》、李利国的《我在人类文明的生死分水线上》，林清玄的以社会问题为重点、深入各阶层对当代社会问题提出剖析与建议的《在暗夜中迎曦》《难遣人间未了情》、翁台

生的介入麻疯病院、殡仪馆、草药巷等社会百态，从中呈现人间景观重重问题的《麻疯病院的世界》等。由已故青年作家尤增辉与摄影林彰三合作编著的以报导鹿港变迁为内容的《鹿港三百年》，是近几年来台湾出版的一本大部头报告文学专著。作者在序文中说：“《鹿港三百年》这本书，在写作上采取报导文学的方式。它不一定粲然大备，但至少做了粗枝大叶的铺陈；它不一定处处充满学术性的专业知识，但各篇章或多或少也涉及专业的论点；它既写（或拍摄）历史的，也写（或拍摄）现实的；它虽以史实为主要依据，但也穿插了乡野传说；它虽以鹿港专辑的姿态出现，但也论及了与本省事物有关的通性，毕竟鹿港也是台湾省的一个乡镇，在独特的面貌之外，与全省各地亦有其相同之处，在叙述上往往相提并论”。该书用报告与文学兼备的生动的文字，配合多帧珍贵的图片，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报告文学集子。

台湾报告文学的繁荣，是与新闻界的宣传、理论界的支持以及频繁的评奖活动分不开的。

中华电视台开辟了特别节目，对报告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效益做了肯定的解析与宣扬。这个节目除了详尽说明报告文学在台湾发展的事实与成果，并就这项绩效，介绍了青年作家陈铭礪、古蒙仁、林清玄，为他们在该项文化工作中所表现的人道精神与奋勉的毅力，给予应得的表彰。台湾的电视台还重视电视报告文学的制作，让报告文学从文字走进画面，继《三百六十度》、《大特写》、《追追追》等新闻性的电视节目之后，三家电视台还开始了向报告文学“借火”的新闻节目。古蒙仁受台湾电视公司委托，替他们新辟了《乡土情怀》的节目，编撰系列报告的资料，使报告文学工

作者透过多重大众传播工具，追求更广泛的群众，从认识这项报导的重要性，进而了解关怀自己的乡土、同胞、艺术、民俗与国家。

台湾有些大专院校的中文系的新闻系，还开设了报告文学的课程，一些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大众传播工作者，经常去大学讲课、座谈。学校的文艺、新闻社团经常安排报告文学的讨论，并发动学生去接触广大的社会 and 人群，以及生存的社会环境，提出报告，使报告文学这门课成为“学习的文学”、“实践的文学”。一些报纸也经常邀请大专院校师生、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座谈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陈铭磻编辑、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现实的探索——报导文学讨论集》，收集了报告文学发展以来，各家对此项文学提出的意见与论述，兼而介绍报告文学工作者及其作品，此书成为台湾出版的第一本报告文学论文集。

为了推动报告文学的创作，台湾经常举办报告文学评奖活动。除了报纸、刊物之外，一些文艺协会、团体也设立了“报告文学奖”，差不多每一、二年评一次。通过评奖，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好作品，同时也发现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陈铭磻、古蒙仁、赵滋蕃、心岱、林清玄、李利国、孔康、杨宪宏、徐仁修等，而其中以陈铭磻、古蒙仁的成绩最大。上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新闻记者出身，比较敏锐，敢于触及社会问题，许多人都在报告文学评奖中获了奖，还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子。报告文学的特殊功用还吸引了一些小说家、散文家，他们在从事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常涉足于报告文学领域。比如乡土作家黄春明，他以写小说跻身文坛，但目前也以报告文学受到社会的重

视。他说：“我是以一种严肃的心情，痛下苦功夫，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把写报告文学与写小说等量齐观，跑遍了台湾各地进行采访，他觉得透过这种形式（现实人生），更可看到现实生活的反应。小说家陈映真对报告文学也很有兴趣。一九八五年底亲手创办了一本报告文学杂志《人间》，这是一本以图片、文字去记录、报导和评论现实生活的杂志，中下层人民是这本杂志关心的焦点。创刊号刊登的作品，有描写台北垃圾山上拾荒的人与生活的，有描写一对从屏东一带到台北讨生活的男女的，还有描写侏儒生活的，题为《我不是小丑，我仅仅是一个矮子——台北侏儒族的悲辛》等。张晓风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女作家，但她有时也写一点报告文学。她的《新灯旧灯》还在报告文学评比中获了奖。

在台湾，所以有那么多作家走进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最能表现时代意义、社会活动以及真实人生的文学”（陈铭礞）。诗人哑弦说：“报导文学是一种优良的工具，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它存在的价值。”获奖作家孔康认为：“客观而言，报导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要比小说更容易为广大的现代读者所接受，因为至少它的文字‘可读性’较高，使得比较多的读者能够轻易地看下去，而提高文学的传播效果。”

纵览台湾的报告文学，觉得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比较注重反映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例如，环境污染、矿场灾变、青少年犯罪等等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在台湾报告文学中都有所反映。第一届时报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奖委员会在评比时，就把“所处理的题材够不够大，所提出的问题其当下的时代意义如何，对我们社会大多数人的关系是否

密切”作为优秀作品的标准之一。许多作品因为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反响强烈，如陈铭璜的《卖血人》发表后，犹如当年夏衍的《包身工》一样，轰动文坛，震撼人心。

第二，注重调查研究，让事实说话。

高尔基把报告文学称为“介乎于调查报告与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日本把报告文学称为“调查研究的文学”。可见得，要写好一篇报告文学，都需要调查研究。台湾的报告文学作者比较注意在深入生活、扎实采访上下功夫。许多作者上山下海，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中，直接与采访对象共同生活，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因此，许多作品比较注意让事实说话，个案选择典型，材料丰富翔实。有些作者在调查采访时还注意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现实的问题，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深度。《户外生活》月刊杂志就把“地理、历史、人文和事件做综合性的聚集，延伸台湾本土文化，使报导文学的层面科学化、人性化”作为该杂志报告文学的主旨。

第三，注意可读性与文学性兼顾。

台湾的报告文学比较注意可读性。所谓可读性，即通俗易懂，有趣味，能吸引人。陈映真在推荐孔康的获奖报告文学《捕虫者》时就指出：“本篇报导的题材，出于一般人能想的范围之外，很能引起兴趣，报导的内容够广，深度也够，把捕蚊、热带病研究等，说得很详细。关于连博士如何传奇性地苦学有成，为国家研究利益拒绝到外国接受高薪高职，写得生动而感人。语言平实、明晰，自有风格。剪裁结构，在平实中自有编章，可读性颇高。”为了做到作品有“可读性”，许多作者在选材时就注意选取那些为读者感兴

趣的题材，在表现时，注意平实易懂。采写十大建设速写的赵滋蕃，在介绍他的写作体会时就说，他力图“用浅近明白的口语写下来，把工程知识常识化，使大家一看便懂。”

“把一连串的工程数据文字化，既带感情又不失其精确性，使大家乐意去看。”

在注意到可读性的同时，许多作家又注意到了文学性。台湾的评论家认为，报告文学是以新闻事实为根据，写作时以文学的形式与技巧来表现。报告文学不允许象小说那样的虚构，但是可以比较重视修饰、伏笔、气氛、感情等，以达到作者理想的境界，所以报告文学的基础有二：一是报导，要建立在真实的材料上；二是文学，它容纳多种表现形式和文学技巧。

为了让大陆上的读者对台湾的报告文学有所了解，我们从台湾这十多年来众多的报告文学中选取了十余篇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汇编成这本集子。收入本书的不少作品是台湾得奖报告文学，许多作品在大陆上还是第一次被介绍刊载。这些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各异。读者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多视角多方位地看到台湾现实生活的某些层面。

由于编选时间匆促，本书的缺点与不足在所难免，恳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六年十月

于上海复旦大学

卖血人

陈铭璠

“我们卖血，是因为我们需要钱。”

〇、从“人血馒头”谈起

中国人关于血的流传与故事，以“人血馒头”最富传奇。

所谓“人血馒头”，传说是当刽子手在刑场用刀刃横过犯人的脖子的动脉，大量的鲜血涌喷出来时，只要拿个撕了皮的馒头去吸血、晒干，烤成炭，锻成灰，即可治好百疗不痊的肺病。因为效果相当惊人，当时的一些人便暗地贿赂刽子手拿犯人脖子上的血沾濡一个个红通通的血馒头去治病。

古代的中国人虽然不知道血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深刻的了解，血是灵魂、有生命力的，因为血流过多足以使人致死。那时候，他们认为血是神圣的、诚意的（如刺血写佛经表示虔诚即为明例），不能任意流失。

以今日的医学理论和技术来看，上述所举的流传似乎

极不科学，因为血对人而言，不仅具有灵魂和生命力，它同时不眠不休地负起供应人体内各器官和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氧气和一切活动，使人类生命得以延续。但，不容否认的，象“人血馒头”的故事正足以说明人一旦血流过量必死无疑，另一方面又强调血在医学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曾经有过一则命案的新闻：兄弟二人吵架，弟弟仅揍了哥哥一拳，哥哥竟然因而死亡，经过法医解剖的尸体，发现原来哥哥患有血友病，所以只要稍微一点伤就会出血不止而死。

过去，我的一位朋友在一次紧急开刀手术时，因为缺血过多差些丧命，还好，由于两位在场的卖血人经过检验后输血，才挽救了一条险失的生命。

而当今年年初在报纸地方版上，看到台北市郊某大医院发生血牛抽头内哄的新闻后，萌发了我对卖血人的行业，由好奇、探索以至关注的念头，并决定作一次深入的采访。

提出这一篇报导，我个人无非希望透过卖血人的心态，呈现社会群众中另一类被忽略的人群的生活层面，然后再从资料的印证，期盼有关单位予以辅导、解决。

我写卖血人的抽样调查，无意要人们同情他们，只希望现实的社会里，人们能彼此互相尊重、关怀，社会问题可能便不至于如此困扰绝大多数的人。

一、他们在忍气吞声

今年元月，台北新店警方揭露了有关台北市郊某大医院检验室主任与卖血黄牛勾结，抽取他人血佣金的新闻后，血

牛事件开始暴露了关系部分人群性命的实质问题，以及更严重的，因卖血而引发的种种内幕。

一名住新店十二张路的耿姓卖血男人，因为不满牛头王某与医院检验室林某勾结，抽取耿某等人的卖血佣金，一举告到新店警分局，警方据报，经查证后，王某与林某两人依侵占罪移送法办。

根据检举人表示，从去年六月间开始，他们每次输血五百西西，所得仅两千元，却被王某扣去五百元的佣金。他说，王某为了不让他们经常外出，惟恐医院有突发事件，急需输血，因此在家中开设赌场，使卖血的人呆在屋里，等候随时通知抽血。

“王某向警方表示，他事先已经跟卖血的人谈好了，愿意来的人必须付五百块钱的佣金，这些钱，他说是要化在房租、电话费的。”耿某在向警方提出检举告发时，忿怨不平的提出他们被从中剥削的经过。

耿某承认曾经给院方写信，院方也采取措施叫他们在抽完血后自己去领取所得，不必透过牛头王某；惟尚须付给王某部分佣金。

医院方面表明态度虽然略有改善，但卖血的毕竟是那些为讨生活的一群；他们无法得到用健康，甚至性命换得的微薄的报酬，心中固然有千万个不甘心；为了个人收入，也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多加声张。

由于检举人耿某提出告诉，这个卖血集团遂被公开，被少部分的人提出讨论，但始终无法进一步探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般人都知道，各大医院为了伤患急救的需要，都设有

血库，平时储存各型的血液，却无法确定血液的需要量，据了解，血液存放超过三个星期即失去效用，医院的有关单位为了适时得到充裕、新鲜的血液，通常都跟血牛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于是，院方便找专人负责联络。

经由警方调查的资料，牛头为了方便联络卖血人，不惜开设赌场，使他们因专心聚赌而不致经常外出找不到人，可是，有时候也难免发生要人而人却不在的现象。

由于耿某的控诉，新店警分局发现大部分卖血人每月抽血次数三至五回不等，最高也有达八次之多的，有些卖血的人甚至为了生活，每隔一日就要到医院抽血一次；虽然按照红十字会的规定，依据人体的生理状态，每三月仅能抽血一次；然而，不少医院为了病人的急救，也顾不了这些问题了。

卖血的人，或情愿，或轮流让针筒一点一滴的吸去脉搏流动的——血——；这群卖血的人，他们的生命在不断的亏损、苍白里，无形中却也完成了另一个生命的复元、滋长。

二、了解了以后呢？

为了要深入探究这个疑问，我多次打电话到台大医院找一位军旅时代的医官，希望从他口中得到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和态度，有一天，终于让我在紧迫不舍中找到了他。话筒里听到他爽朗的声音，我忍不住要他在最简短的时间内告诉我，他所知道的血牛问题。

“真的，阿磻，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正如你要生活一样，那些卖血的人也一样要过他们的日子，为什么要去干扰他们？”

“我只希望多了解他们。”

“你不觉得那很多余吗？”他停了好一会儿，接着又说：“我不会跟你谈到有关他们的任何问题。”

他的语音简短而果决，我拿着听筒踌躇半晌。

“我的老天，医官，我只想知道他们背面的生活状况。”

“我们都冷静一下好吗？阿磬。让他们平静地去过属于他们的生活不是很好，我跟你谈他们卖血的无奈也好，谈他们辛酸或痛苦的一面也好，都是不必要的。”

放下听筒，我几乎全身栗动起来，仿佛从事这项探索的工作，给我极深的罪恶感。

“是不必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背面！一点也没错！如果让你看到他们抽血后的苍白；如果让你见到他们不自在的神情，那会很惨。”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事，很了解似地对我说，他的眼睛专注的在翻阅一本本国杂志。

“如果能为他们找到适宜的解决办法，对他们的生活来说，不也是一种改善吗？”

“你以为他们真是需要关怀或重视吗？”

“至少，他们能获得起码的尊严。”

“换句话说，你以为卖血的人真的遭到人们的歧视吗？”

“倒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由于新店那家医院牛头问题的发生，使我对卖血的人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对他们

的生活与生命也格外想进一步了解。”

“了解了以后，你又能怎样？”他燃起一根烟，猛吸一口。

我是的确不知要怎样，我几乎为了这个问题困惑。

坐靠在办公室大门的另一位同事，那个曾经因为车祸在台大疗养了将近一个月的，叫小黑的说：

“其实很简单，你们当中或许有亲戚朋友曾经在医院被输过血，或许也有人到捐血中心捐过血，助人或者被救，同样是生命的一种交替，你们看，我的命不是被那些卖血的人救回来了吗？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好多说的。”

“其实这是个很值得去探究的问题，他们把卖血当作职业般的视若平常，况且，用健康换来的酬劳，又要被牛头居中抽出佣金，你说，如果换作你，会有什么反应？”坐在我对面的一位男同事也跟着大家开口讲话。

我差不多已经忘记这是办公时间，竟然因为我个人的一个问题，让气氛一下子变到很嘈杂，无意中，却也酝酿着一次难得的，更能沟通观念的讨论。

于是，我为自己有没有必要去探索这个问题，作了最后的决定。

三、卖血人抽样调查之一

透过一位报馆跑新闻的朋友的引介，在中山南路巷子里的一间矮木板房子，我找到经常在台大医院卖血的蔡姓中年男子。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以为我们跟娼妓一样贱卖自己